

颠覆须奇不可庸。可以暗黑、可以无邪，就是不能“老吃老做”，抄来改去整劈叉了。

主。但人们就是容易为遇上了紫霞仙子的至尊宝和遇上了香琴的凌凌漆心动，为他们的每一次笨拙与逆袭叹息，为滚滚红尘的贪嗔痴与一根杂草的春天落泪。这个时候，“戏仿”大概就不再是戏仿了，大概成就了涅槃、成就了重生。荒芜的神庙，仍然是祭坛；坍塌的雕像，仍然是神；卑微的人生里，仍然有无尽的热情。

## 颠覆须奇

除了解构和戏仿，新的创作者还会“新酒装旧瓶”，将全新的时代内涵赋予传统题材。比如徐克的《青蛇》最近上映修复版，这部电影在当年也是颠覆《白蛇传》原型故事的。

白蛇的古早版本通常被认为是人妖相恋的爱情悲剧，而电影《青蛇》有种混沌、奔放的张力，杂糅了吃瓜群众喜闻乐见的神魔精怪、七情六欲、武侠打斗、俊男美女生死死纠缠、诗情画意的东方风格、广为流传的配乐……正当你觉得徐老怪在李碧华的基础上持续放飞自我、天马

行空，实际上定心一琢磨，这部电影宗教意味非常浓郁。

比如青蛇随着《莫呼洛迦》妖媚起舞的那场戏里，此曲所唱诵的莫呼洛迦实乃“天龙八部”之大蟒神（此处感谢一下金庸的科普），通常又译作摩睺罗伽（Mahoraga）。而歌词另一句“摩登伽女正是我”的摩登伽女，指的是倾心于阿难（佛门顶流帅哥）的低贱女子（首陀罗），色诱不成后在佛祖的循循善诱下皈依，祈望有朝一日可以和阿难道行相匹配，相爱相交，获得生命的大

和谐（此处感谢一下梁羽生的蕴藉）。结果人算不如天算，摩登伽女在真实修行的过程中渐渐开了悟，丧失了对阿难的“那种”想法，最后证了初果。那么这个跟当代女频文核心基调格格不入的“登味”故事，与电影里青蛇色诱法海、学做人、历经磨难及至最后觉悟的情节，显然是彼此呼应的。

《青蛇》之名，昭示了青蛇才是第一女主，昭示了重新书写《白蛇传》的一个基本叙事轴心的改变。青蛇来到人间就是想“做人”，而她“做人”的第一步也是戏仿，比如一开始努力地“扭呀扭呀扭”学走路。但无论是学走路还是学姐姐那样地哭，都只不过是蜻蜓点水、表面功夫。直到

下图：《青蛇》修复版近日重映。

